書傳補商

書傳補商卷之十一

桐城戴鈞衡述

洛誥

周誥諸篇惟洛誥最難解傳外言人人殊一二達儒釋其可知者闕其所不可知其所不可知者不委之脫簡則歸之誤文而傅會穿鑿之士遂欲塗改經文移易前後又或雜取他篇之文羼入強解爲說逾多亂經益甚竊謂尚書當秦火後伏生口傳昏眊記誦不能無誤孔壁古文類多奇字安國讀以今文外戾或有又復竹簡叢宂稍亂卽乖加以易篆爲隸輾轉

沿失先儒所謂脫簡誤文誠哉不免今欲一一疏暢
昭明勢必不能然而稽古求通卽經索解必將擇長
摭善俾大指開明人可誦說又必準理援義掇除謬
悠雖吾之所言非必古人之言也而逆之以心通之
以義苟不謬於古人則古人之所許也是篇宋儒闢
漢儒者二事一曰復子明辟一曰命公後惟告周公
其後漢儒亟師承宋儒主義理偏守師承多乖大義
空疏義理恆病無徵二者擇善而從勿有拘執復政
成王秦漢以來師承舊說也不容概乙惟復子明辟
實非復政之詞而踐位攝王尤齊東妄處謬誣之論

不可不辨周公留後治洛傳無明文而留洛七年尤
爲影撰解爲册封伯禽雖若近鑿而於傳有徵於經
不悖固可從也若夫篇中次第孔氏不明無論已傳
亦明而未當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自洛還鎬告王
之辭也太保取幣作誥致王正由周公歸鎬以奉王此即其證傳第言告王而
不辨是時周公在洛在鎬予小子其退即辟於周命
公後成王許公往洛之詞也傳謂王將歸鎬留公治
洛不知其意謂王與公何時至洛將所謂王肇稱殷
禮下至罔不若時云云爲王與公已在洛相告答乎
抑猶在鎬相告答乎以爲在洛則往新邑汝往敬哉

之文篤不可通以爲在鎬則經不應於至洛絕無一語一事而忽記王將歸鎬留公治洛之言且下文王在新邑烝祭歲如傳說則是歸鎬復來夫前果至洛以後此至洛誥之不應無事有事不應不書無事不應至洛王之至洛經無明文公之留洛傳無別據而謂王一歲兩至洛公留洛凡七年其可信乎孔氏穎達謂周公既營洛歸向西都是知王發稱殷禮以下爲公歸鎬之言而謂戊辰以上皆西都所誥則無以解周公王命予來孺子來相宅伻來毖殷之文孔於王命予來謂來居臣位爲太師於孺子來相宅謂少子呼成王之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云云於伻來

斷斷無疑往復致書不應開口便言歸政蒙意此實是復命于王之語下文王如弗敢及天云云及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乃周公攝政歸政之確證漢儒知周公實有攝政復政之事遂訓以此復字爲復政又以經無政字遂解復明辟爲還明君而撰爲踐祚攝王之語而不知其誣妄悖戾也蘇軾林之奇謂復子爲還政于成王明辟爲君道自此明于天下是知復政之實有其事又知復明辟之不可訓爲復政兩取其說而曲解之制明辟二字另釋進退無據不可從也故以復子明辟爲還子明君始見於王莽時經生之言莽傳元始五年十二月羣臣奏太后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成王加元服則

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莽賊居攝假託元公當時小人傳會其事故其奏太后引書此語而解之云云王莽傳云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意旨而顯奏之又國師劉歆典文章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蓋莽之簒竊無不託周公以文之則復子明君之言出於彼莽之妄說何疑推求其原誣亂此經自莽傳始而誣周公以踐位則猶不始于此也以蒙所稽見于經者則禮文王世子明堂位見于史者則史記魯世家燕世家見于諸子百家者則荀子儒效淮南齊俗訓韓詩外傳嘗試論之漢當秦火之後詔求遺書禮記前後奏上半出漢人撰造最

爲亂雜難以盡信史記雜取諸家亦多不經之說韓非淮南子韓詩外傳然皆傳聞謬悠之論無足深辨獨荀子大儒不應信口臆撰如是吾鄉方侍郎謂劉歆校書時所竄入者以成莽惡此又影響之言未足爲據蒙意荀卿亦誤解復子明辟之文而信口著之於書後之作文王世子明堂位者悉本爲說司馬遷劉安之徒蓋皆誤於荀卿之說者也今以詩書所載推之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冡宰正百工明白無可疑矣說者猶或斥爲僞篇金縢大誥酒誥梓材召誥固今文古文皆有者也金縢曰王與大夫盡弁又曰王

得書以泣又曰王出郊大誥酒誥梓材誥天下誥康叔一皆書以王曰召誥曰王朝步自周又曰旅王若公此皆未復政時事也成王何嘗一日不在天子位典禮號令之所出公卿百寮之所奉何嘗一事不由于成王邪閔予小子成王初立廟祭詩也其言曰遭家不造煢煢在疚訪洛成王與羣臣謀事於廟詩也其言曰惟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玩二詩之意必作于武王新崩管蔡流言武庚叛逆之際是成王踐阼主祭明矣安有周公踐阼之事乎是以竹書紀年云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逸周書作雒篇于武王崩後卽書成王元年二年可未此以斷諸家之妄説而鄭康成注尚書乃謂大誥之王卽周公多士之三月爲復政後成王元年之三月是宗彝傳所云居天子位常稱王命專行不報之言而爲之實其說者悖謬極矣漢書律歷志于周公攝政七年後大書成王元年此鄭氏之所本攷漢志本劉歆三統歷改元在復政後之說蓋歆附會以諂莽者則居天子位稱王命專行不報之言亦必出于歆輩無疑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夫武成經聖人刪定之書孟子猶謂不可盡信况明堂位文王世子等書不經聖人論定所言悖義滅理而可

舉以亂經邪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肩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如若也及繼也荀子儒效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注及繼也管子輕重戊魯梁之民餓餧相及注相及猶相繼也及 及天繼天也繼天出治常語也君奭曰有殷嗣天滅威傳訓及如怜知成義非是基始也有開立之義定猶成也呂覽仲冬以待陰陽之所定注定成也

王如弗敢及天句基命定命句予乃肩保從孔傳讀絕句保輔也

保之恆見經典者訓安訓定訓養以思攷之當有輔訓文王世子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之諸道者也是保有輔義保又訓副訓附副附義皆近輔下文公明保予沖子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誕保文武受命保亦輔也嘗俱訓安失之 言王

若弗敢繼天以基國家之命以定國家之命予乃繼而輔之今既大相東土其當親自統政始爲民明辟矣將告卜而先言復政以勉之傳義專主營洛說亦可通第君前臣名以召誥旦曰拜之應言與不言保且以基命定命屬營洛說營洛之事成王親至豐告廟何弗敢及知之有乎余讀此及知周公所以攝政七年者其前爲成王之幼小不堪任事其後則王堅委任於公而不得辭者也觀金縢執書之泣及逸周書成開作雒皇門三篇王與周公問答之言成王非童稺不識事者此經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乃

成王謙退委任之實言先儒多謂不欲斥言王幼不能非也且覩下文公欲告退明農而王堅留之懃懃懇懇此可以知當日之情事矣古者天子崩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周公獨攝政至七年者非公之所得已也七年之內公不敢一事稍委諸王蓋亦未嘗一事不稟諸王於以知大誥酒誥梓材之稱王斷斷爲成王而非周公也說者乃搆爲踐阼復王之說不有宋儒出聖人之誣何日洗哉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

歟卜

孔氏穎達曰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詞明其不吉乃改也武王定鼎於郟鄏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義或然也呂氏祖謙曰卜都之意主于商民先卜河朔黎水者因其所安也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并列二卜以聽于天而已卜黎于先者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

之心即天心也史氏漸曰世或謂周公三卜而後洛
初黎水再澗東瀍西又瀍東皆不若洛之吉豈知澗
瀍之東西即洛之中也瀍水之東即洛之偏也同名
爲洛而王城頑民之居不同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
瀍澗貫周流於其閒天子南向則澗水在洛之右瀍
水在洛之左周公於澗瀍之中營王城以建王宮定
郊社宗廟是郟鄏之地今河南是也又循左越瀍水
東營下都名成周以居殷民今洛陽是也二城相距
十有八里祭黎水澗瀍之卜傳本明晰補以孔呂史
三家之說更詳二卜皆召公周公以爲己事者王氏

充耘曰周召奉王命以作洛二人同功一體不容分彼此於其間以事實言之則召公得吉卜而經營自周公遣使言之則爲周公卜宅而營洛也此論最通伻來以圖及獻卜猶云使來以圖及卜獻倒文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時成王在鎬周公在洛王得公所所獻圖卜而復公之語也來相宅者順公所在而言猶上文伻來順使者所至而言也作周匹休孔謂配天之休傳謂配周

命於無窮以後文兩作周與上下文兩敬天之休例之孔說爲是呂氏祖謙曰營洛實配宗周其作我周匹休之地匹者對宗周之辭案此讀匹與詩作豐伊匹之匹同其義亦通以與也見盤庚大雅下武箋曰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此以當訓與之證言公既定宅發使來示予以卜既休且常吉則我二人共當此美公其與我萬億年敬天之休矣拜手稽首誨言者盡敬以謝誨言也誨言蓋卽上文作民明辟之語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至無遠用戾周公既定洛邑復還西都告成王之詞也玩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往新邑汝往敬哉

之文自見殷禮傳訓盛禮即下文所云將禮宗禮也
咸秩無文王氏引之曰咸秩無文傳云不在禮文則
是祀典所無矣何以與於殷祀乎文當讀爲紊亂也
咸秩無紊者謂自上帝以至羣神循其尊卑大小之
次而祀之無有殽亂也漢書翟方進傳正天地之位
昭郊祀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無文風俗通山澤篇
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
爲差尙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
玩其語義皆讀文爲紊今案王說精確不易宜從之
若夫定都之初所以先舉祀典之故傳引呂氏論之

詳矣學者其潛心玩之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齊讀如齊小大者存乎卦之齊辨別也古者天子將有大祀必先習射于澤宮以選助祭之臣此時王往成周舉行祀典百官不能皆從故周公必辨別其能駿奔走者使從王往庶衆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人于祭祀皆曰有事言予將辨別百官使從王于成周予惟告之曰爾衆皆有事於新邑者若夫祀典之設勉勵百工之言則敎王親自命之如下文所云也傳云庶幾其有事謂公但微示其意夫王往新邑舉

行祀典何不可爲百工言而必謂公微示其意不亦迂乎

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工載乃汝其悉自敎工

傳義以功作元祀卽指見在之臣言於義未安分丕視功載另節解以公私云云下汝字仍指成王亦覺蔓衍陳氏櫟曰作元祀者所以報功臣于旣往丕視功載者所以勵功臣于方來此意是也閒嘗由其說推之兩命字承上百工言記紀也追述之意作造立之言詩天作箋作造立之言弼重也爾雅釋詁文又說文弼輔也重也丕語詞

教效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效也致伏生大傳云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于卜洛一邑營成周改朝朔立宗廟敘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上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據大傳是今文尚書教作學古教學字蓋通用故廣雅云學教效也

工讀曰功言新邑舉祀于既辨別百工使從王往今王當就命之曰紀先臣之功可宗者以其功造立元祀惟命之曰汝諸臣受命篤厚重申視此功臣載書乃汝其當盡自效功矣能效功他日亦得與於功載也當時所謂功宗者蓋號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榮公太公諸人也此三節周公教成王修祀新邑

當以先王功臣從祀定爲祭典卽因以勉百工之詞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

其絕

孺子傳皆以爲幼少之稱朱氏彬曰古人親愛之詞

多以幼小稱之檀弓舅犯曰孺子其辭焉秦穆公弔

公子重耳曰孺子其圖之左傳欒盈將叛曰今也得

欒孺子何如皆親愛之詞非專斥其幼小也孺子其

朋宜依孔氏作愼其朋黨說後漢書爰延上封事曰

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是漢以來相

承古說傳承上作論功行賞不可私文外增義非是

始燄燄云云者言小人初近若火初微其所灼爍將次第而不可撲滅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傳謂公戒王順國事常如我爲政之時衆議周公不應自誇如是且與上文不接竊謂若彝撫事仍屬百工就上文戒王慎所與謂小人不可近此則言賢臣當用惟猶乃也見盤庚以使也見康誥嚮太作向僚官也有僚猶有虞有夏之有助詞也伻嚮即有僚依孔讀五字句傳割伻嚮二字句訓使

百工知上意嚮非也明作有功王氏念孫曰明勉也明與孟古同聲通用（大戴禮誥志篇曰明孟也禹貢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爾雅孟勉也勉謂之孟亦謂之明明作有功言勉作事也下文曰公明保予沖子言公當勉保予沖子也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言當勉承朕言也言小人不可近其能順常道及撫安政事如我者乃使在周爲官往此洛邑使各向就其位明作其事以期有功厚大其心以成寬德則汝其長有休稱矣此二節因勉百工而告以遠小人用賢能之詞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此一節更端之語公欲退老將告王以御諸侯輔民彝法先德先乎而責難之詞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蘇氏軾曰小人所以悅人必簡於禮公戒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乎物而不役志乎禮則諸侯悅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公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晉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賤其致怨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

貨政方領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于亡周公之戒至矣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頒朕不暇呂氏祖謙曰周公之於民至矣然治道先後之序蓋亦有不暇爲者故屬成王頒布我所不暇爲者于天下也于往也乃是之乃訓猶若（見盤庚）乃時之乃訓猶則（王引之曰乃與則同盤庚我乃則殄滅之無遺育左傳引作則左傳則可以滅民而懼戒晉語則作乃）篤誠也篤敘者誠信敘次之意武王稱

正父者蓋以撥亂反正故名之猶寧考也明農孔疏引大傳以證退老之義甚確伏生大傳曰大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鄉注上老父師庶老少師也周公致仕當爲上老故曰明農下文公無因我觀漢書所引皆主王留公不許退老言則此爲公告退明矣彼指新邑言緊承汝往說下周公言汝惟沖子當頒布朕所不暇行者聽我之教往輔民彝汝若是不勉則是不能久長哉果誠信次敘乃正父之道無不如我則人無敢廢汝之命汝往新邑其敬哉茲子其退老以明農哉往彼新邑能

裕我民則民無遠皆用來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凥師

此下至四方其世享成王答周公之詞是時王與公同在鎬也明勉保輔（俱見上）稱舉行也（逸周書祭公公稱丕顯之德注稱舉行也恰是此經之訓以俊見康誥揚續爾雅釋詁賡揚續也恆遍也詩生民毛傳）凥師安處其眾也王言公勉輔我沖子惟公舉行大明之德故予小子續文武之功烈上以奉答天命下以和遍萬方之民安處其眾也傳多未合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

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于沖子夙夜毖祀

宗藏曰崇書牧誓是崇是長漢書谷永傳作是宗是長漢書無文無素也見上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江氏聲曰旁溥也說文文穆穆美也爾雅釋詁文旁作穆穆當絕句大傳云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上下旁作穆穆至于海表稱上曰衡文選六代論注引鄭注尚書云稱上曰衡衡所以取平也法度之器以喻政柄云迓釋文云馬鄭王皆音魚據反則馬鄭王本作御漢獻帝禪位詔引作御衡不迷則作御爲是御衡不迷四字句言公之德光于天地施于四方溥爲穆穆之美化操御平天

下之衡不有迷錯也案江說近是攷楊雄劇秦美新亦有旁作穆穆之文又大傳略說載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惟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是旁作穆穆漢儒舊讀不獨江所引也迓本作御經傳御訝多通用迓又訝之俗體經蓋本作御衡孔傳箋訝迓改耳江取漢詔讀御衡不迷句是也傳讀迓衡句訓迎太平以衡作太平不免牽拉文武勤教謂公常以文武之道勤教我也王言今將惇崇大禮舉秩元祀咸以秩序無有紊亂非予沖子所能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溥成穆穆之美操御天下之

權衡而不迷惑又以文武之道勤教我故我沖子得
爲社稷宗廟主夙夜愼所祀也向非公德如是予亦
安能毖祀乎此蓋因公告以禋稱殷禮云云故言所
以能舉斯祀者皆公之德也傳分惟公德以下別爲
節使惇宗三句上下無屬而夙夜毖祀之言亦若無
著矣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朱子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無不若是以上所稱
也案傳言公之功輔我啓我者厚矣常當如是未可
以去義說明晰今取朱子之說作王𡵫歎公之功德

以了上二節之意下文乃王將往洛命公同往堅留

不許退老之詞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傳以周爲鎬京以命公後爲留公治洛孜是說始于史承相沿朱子嘗稱之然周公留洛經史百家俱無明文信如是言則是時王與公均已在洛上文無一至洛之語及居洛之事不應此忽記王將歸鎬之言況後文王在新邑烝祭歲是王初至洛行祭確證不得云此時王已至洛旋歸鎬又來洛也當以孔傳周訓洛邑爲是上文作從王于周之周與此同第訓退爲退坐謂退坐

之後便就君于周穿鑿可笑竊謂退去也禮檀弓君退注退去也儀禮鄉飲酒禮主人退注退猶去也又玉篇云退去也猶言往也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九字句命公後漢唐諸儒均以爲立公後伯禽蓋因篇末作册逸誥之文以蒙推之此不與後同蓋箴若命彼後車之後言予小子其去就君位于洛邑命公隨我同往也上文公告王往新邑有曰予其明農將退老也故王告之如此其所以必須公往者如下文所云四方迪亂及宗禮士師工皆賴公撫定監率之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

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王氏引之曰四方迪亂未定句于宗禮亦未克敉句公功迪將其後句方言云迪正也四方迪亂猶云亂正四方也于越也言四方正治未定越宗禮亦未克安也公功迪將其後者上文云公功棐迪篤下文云公功肅將祗歡與此並以公功發句此文之相符者也上文公功言棐迪下文公功言肅將此公功言迪將此義之相合者也舊讀失之案王說是也迪只作助詞敉撫定也將扶助也詩樛木福履將之箋將扶助也烈祖我受命溥將箋同又經傳訓扶訓持訓助訓奉不一監領也韓詩云監領也傳訓監視義未切

保安也亂讀曰率詞之用也見梓材惟讀曰爲見康言誥
予至洛所以必命公同往者以四方治尙未定于宗
禮亦未能敉賴公之功扶助其後監領我士師工以
保安文武所受之民用爲我之四輔予小子其有所
取法矣四輔承上士師工言謂皆可爲我輔弼疑丞
也傳云爲宗内之輔非是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
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定傳主留公治洛說今不從定卽公旣定宅之定
已助詞公功卽指定洛之功肅將祗歡敬承欽悅也

公無困哉傳引史氏據漢書哉當作我是也公無困我見漢書元后傳及杜欽傳攷後漢書郊祀志劉昭注引東觀書亦有公無困我之語又逸周書祭公解有公無困我哉之文則哉當作我無疑矣困我者猶累我一人之意我惟無斁何其康事公句勿替刑句斁懈也本說文康尊也易晉康侯釋文引鄭注康尊也又禮記祭統康周康訓高亦即尊義替廢刑法也言今者洛邑公實定之而予往居焉公之功誠當敬奉欽悅公無求去以困我我惟無斁懈倦其尊事我公勿廢公法則四方其可世享矣王在鎬答周公之言止此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至朕子懷德王與周公同至洛邑而周公告王之詞也玩王命予來孫子來相宅其自時中乂等語可見傳謂周公許王留洛上文予小子其退云云傳謂王在洛將歸鎬而命公留洛則是公本在洛而此云王命予來何說也義自矛盾不可通矣反覆推之自此至篤終乃王與公至洛後之言之事保輔也見上受命民統文祖武王而言錯綜其文以見義猶召誥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之文古人立言多如是越與也見大誥周公既許王留隨王至洛拜手稽首言于王曰王命予來承輔乃文祖所受天命與民與乃光烈考武王其道無他惟

弘大我之恭敬而已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孺子來相宅爲王初至洛之疏證惇典傳訓厚其典彛似迂惇勉也爾雅釋詁文典法也詩維清文王之典傳典法也又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法亦云法也典訓法則亦訓放法猶迪訓開道亦訓道德彝訓典常亦訓常時之彝古訓此稱甚多亂謂曰率詞之用也見梓材作周猶詩文王序所云受命作周恭先以敬爲先也中乂成治也見召誥言今孺子來相宅其大勉法殷之賢人以爲四方之新君作立周邦以恭敬爲先能以恭敬爲先乃可曰其

自是成治萬邦咸被休美惟王其有成功矣公誥王宅洛首以法殷賢及恭敬爲先賢人者治道之所由出恭敬者治道之所以行王者之要莫重於此然既曰宏朕恭乃曰作周恭先則又聖人本躬行自盡之道以責其君宜其言無不入也舊解作周恭先爲以恭敬倡率後王出矣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公羊宣六年傳云子大夫也注古者士大夫通曰子此傳訓多子爲衆卿大夫之謂作周孚先與作周恭先一例言予旦與衆卿大夫及御事之臣篤厚前人

已成之功烈對答天下之眾所以作周者無他亦惟以信爲先而已公旣告王以恭復言自輔以信一人恭于上而萬方黎庶罔敢不恭一人信于胡而百爾同僚罔敢不信此中乂咸休之所由來而烈之所以能篤師之所以能答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昭子指成王傳謂猶明辟是也此承上文篤成烈而言余之得成我昭子之法度者乃盡文祖之德非子之能制作也蓋善則歸親之意文祖卽文王近漢學家引鄭康成之說以文祖爲明堂博考詳引而不可

通
伻來毖殷乃命寍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
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此數語疑有闕文誤字傳謂王使人來毖殷遂以秬
鬯寍問周公孜傳義本蘇氏軾夫上文明曰孺子來
相宅則王已至洛不得謂王使人來稱之曰使人則
必非貴臣卿相毖殷非其所任王賜周公秬鬯周公
自述宜言錫言貺不得云來寍問我且以秬鬯賜周
公何得曰明禋蘇氏乃謂以享神者事公迂謬可笑
說者又或謂王以秬鬯賜公使得祭于文武其說似

近然下文十二月王始于新邑烝祭周公安得先祭文武竊謂此乃公以王將舉祭獻秬鬯以供祭之詞伻來者卽王命予來之謂乃命寧從孔讀三字句命告也（見金滕）寧安也禋潔也（國語楚語禋其酒醴注禋潔也說文禋潔祀也）休慶也（爾雅釋詁文）享獻也宿進爵也（顧命王三宿孔傳宿進爵）則猶而也（王引之曰則有而義文二年左傳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言勇而害上者不登于明堂也逸周書大匡篇作勇如害上如郎而字莊子其祕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則已矣者而已矣也）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十一字句言王使予來戒飭殷民乃遂告安于祖考予因以秬鬯二卣曰此明潔可以供祭祀敢拜手稽首慶獻于王王當舉祀予不敢進

爵而禋于文王武王也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惠篤敘傳云順篤敘文武之道增文武嫌湊竊意惠仁也廣雅釋詁文篤厚也敘順也三字平列有古通或見盤庚遘遇也疾惡也遘自疾猶言自遘疾倒文也殷眾也詩溱洧殷其盈矣傳殷眾也周禮大宰隊其殷注殷眾也兼臣民言傳訓殷人不可通引長考辭也王伻殷乃承敘句殷亦眾也乃助詞子子孫也荀子正論聖人之子也注子子孫也孔傳得之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與萬年厭于乃德正對萬年厭于乃

德者言王德之遠可以及于萬年也萬年共永觀朕
于懷德者言能使臣民萬年永觀于其子孫而懷其
德也此二句孔傳大指不悞傳于上萬年訓
于孫萬年于朕子訓我孺子失經指矣訓此節蓋
周公因告王烝祭而戒勉頌禱之詞言王能仁學而
順無或自遇疾惡則萬年之後人猶飽于乃德而衆
臣民乃亦長壽考矣不特此也王能使衆臣民順承
其敘則萬年之後人其永觀法我周之子孫而懷其
德也傳分王伻殷下另節非是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
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

此下史述成王行祭告廟封侯等事也戊辰依孔疏當爲十二月晦日烝祭歲祝冊立後皆一日事鄭氏康成讀戊辰王在新邑烝祭爲句以歲下屬訓爲明年歲首謂烝祭與告文武非一時案下文十有二月乃總結戊辰以下之詞不應于此中插入來年正月朔日云云鄭說非也孔謂戊辰爲王到日期亦非經言王在非王至烝祭歲之文與戊辰緊接則此時王早至洛但行烝祭告文武封伯禽以戊辰日故特書戊辰耳周公時有歸老之志成王欲堅留公故冊封其子伯禽爲侯伯禽先時之國乃代父就封至是成

王始錫冊命定爲侯耳據左傳定四年祝鮀之語則誥康叔封唐叔皆在此時經不見者成王尊禮周公意惟重在封伯禽故曰惟告周公其後其猶之也見盤庚言告立周公之後也傳謂告周公留守不如舊說之長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江氏聲曰王賓諸侯助祭者易曰利用賓于王禋之言煙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周人尚臭殺牲取肺脊合蕭與黍稷燔之煙臭旁達故曰殺禋王賓于殺禋之時皆至于廟矣祼謂用圭瓚酌鬱鬯以

獻尸攷祼有二一節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此是灌地降神之祼所謂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所謂先求諸陰也此經之祼乃祼尸耳禮祭統所云君執圭瓚祼尸是也若以此爲灌地降神則時未迎牲何役之有蓋此祭之始自有灌地降神之祼文不具爾又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注一獻一酌尸也此經祼下即言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與祭統所言節次正同蓋足證此祼之爲祼尸矣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

上文王命作册逸祝者告文武之册也此云作册逸
誥者誥伯禽之册也左傳云命以伯禽當即此册今
不可攷矣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總結戊辰以下之詞陳氏櫟曰前言戊辰而結以
在十有二月明戊辰爲十二月之戊辰言十二月而
繼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明此十二月爲
此七年之十二月也此乃古史紀載倒文法也古無
年號只得表之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之七年亦如
左氏所謂會于沙隨之歲寢壄明年之類耳攝政七

年見于史傳諸子者甚多葉氏留洛七年後薨之言毫無依據不敢以爲然也周公薨年史傳無攷惟竹書紀年載公以成王七年復政十年出居于豐二十一年薨于豐是復政之後凡十四年而薨不得云留洛七年也故蒙於命周公後及誕保文武受命七年之文一主舊說非私意敢有去取於其閒亦推之經文證之載籍而無不合耳陳氏櫟不取傳從留洛七年之說而於告周公其後王命周公後皆仍以留洛爲言吾友方宗誠以其意爲然謂周公留洛雖無明據下文多士多方皆公留洛之事此命亦言公治洛不得謂留洛爲非予反復推之其義亦通而終從舊說者以成王命公留洛命之之可也何必作冊以告于文武乎不如冊立伯禽爲魯命諸侯于廟之禮且以堅周公留王室之志也

誕保文武受命云者保輔也上見成王之命即文武所受之命公相成王攝

政七年故曰輔文武受命也夫說經有可以意斷者有不可以意斷者名分所關義理所係時勢情事所必有與所必無此可以意斷之然亦不能為毫無憑藉之言若夫朝廷非常之典國家稀有之舉賢君聖相籌畫安危則當時事實不見于經必見于史不見于經史必見于諸子百家之傳聞苟其絕無據依而但就經文一二字之可通遂欲徑揣數千年未經人道之新語恐不足以啟學者之信而轉以亂經義之眞也

書傳補商卷之十二

桐城戴鈞衡述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弗弔見大誥我有周佑命傳謂我周受眷佑之命增受成義竊謂佑命助天命也天命喪殷我周致罰是佑命也終于帝傳謂以終上帝之事帝下增事嫌冗竊謂致王罰勑殷句命終于帝句言我周佑助天命

奉天明威致王者之罰以勑正殷而殷命遂終于上帝也呂氏祖謙曰喪殷實周也而辭若無與者何哉殷得罪於天周奉天討而未嘗有心於其間也討之者無心故言之者亦若無與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非有二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肆語詞呼多士而告之也允罔固亂傳義迂曲王氏鳴盛曰固許氏書古文訓作怘即怙字也左傳僖十五年及宣十二年皆有毋怙亂之語猶怙惡不悛也

允罔怙亂謂信誣罔而怙亂也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八字句謂天不與信誣罔而怙亂者案王說較順下文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八字句與此正同即不易固爲怙亦可通罔亂者無道之行允固者誠信堅固而不可諫救者也弼我猶相我也天不與允罔固亂之殷故一意相我我豈敢求天子位乎其讀曰豈見酒誥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此緊承上文惟帝不畀而申言其故也王氏充耘曰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即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之義蓋上文言不畀殷而畀我恐殷民不信以爲周公托天以自神耳天豈諄諄然命之乎但民心之所向背即天意之所予奪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此推言夏之失天下商之得天下皆天之畀與不畀也上帝引逸陳氏大猷曰爲善最樂作德日休即帝之引逸也降下格來也降觀之謂傳訓降災亦降格中應有之義但不得直以降災爲訓嚮于時夏者下

忍棄之之意林氏之奇曰董子云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正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勉強而已此上帝降格嚮于時夏之意也傳云示意嚮于桀增字曲說庸法也楊子大命中首尾信可以爲庸注庸法也太逕泆有辭孫氏星衍曰有辭言有罪狀呂刑鰥寡有辭于苗春秋左氏襄二十二年傳云臧孫曰無辭言已罪無可指斥也此言桀大游蕩有罪狀聞於天也案孫說甚捷下

文罔非有辭于罰亦謂有罪狀傳云雖有矯誣之辭迂矣上帝引逸蓋古人成言而周公述之故曰我聞言天之於人每欲導之以安夏桀不肯適於安惟天猶時時降視出災異以譴告之意向于夏而夏弗能法天大淫蕩而有罪狀於是天意不復向夏罔念罔聞遂廢大命降致之罰乃命爾殷先祖成湯革正夏命用賢人治四方也則惟厥惟俱助詞吳氏澄曰我聞上帝於人君好逸樂者引而去之有夏之君若禹若啟若少康皆以憂勤合天意而不適于逸則上帝降格嚮佑之嚮于是夏至桀不能庸上帝之意大淫

溺于逸樂而有可罪之辭惟是天無復愛念聽聞遂
廢絕其大命降致以罰謂夏亡而桀放也案此謂有
夏興亡以逸不逸之故釋逸字同泆與佚緩之例爲
介訓引爲引而去之蔡本禮記玉藻則必引而去君之
蔡注云引御也上帝御逸亦可通胡氏尚書詳解朱
氏尚書何解皆同其義以傳可通不復易其說也附
錄之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
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此推言殷先王所以爲天所畀者由明德恤祀敬天

澤民也王氏念孫曰恤慎也恤祀即召誥洛誥所謂毖祀也配天其澤傳云配天以澤民於其字不合其猶之也見盤庚不其或稽天之德澤無不覆被殷王仁民如天故曰配天之澤恤祀敬祖宗也罔敢失帝敬天也配天之澤敬民也與下文正相反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此中言殷後王所以不為天所畀者以其不知法天敬祖畏民也誕罔顯于天傳訓大不明於天道增道

成義稱謂誕助詞顯讀曰憲詩嘉樂顯顯令德中庸引作憲憲法也有誥曰乂見大誥誕淫厥泆之厥語助見梓材肆徂厥敬勞即上文大淫泆也天顯民祇四字對文林氏之奇曰天有顯道天顯也下民祇若民祇也不顯于天顯民祇上不畏天下不敬民也承上文而言殷先王敬天敬祖宗敬民如此乃在今後嗣王罔知憲法於天況曰其又能聽念于先王所以勤勞國家者乎但見其大爲淫泆罔顧念于天道之明顯與民事之當敬者是以上帝不保降如此亡國殺身之大禍也呂氏祖謙曰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顧念

于先王勤家則不畏祖宗矣罔顧于天顯則不畏天矣罔顧于民祗則不畏民矣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此因論殷之喪亡而推廣天道并及當時喪亡之國也言不明厥德者皆天之所棄不獨後嗣王也凡四方小大諸侯之國其喪亡者莫非有罪狀于刑罰者逸周書世俘解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孟子亦曰滅國五十御以惟天不畀不明厥德仍屬紂說詞氣義復與下句亦不相生金氏履祥曰天之亡人國未有無其故者由此推之今古皆然又不獨伐紂一時然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惟我事不貳適二句傳義牽强此外解者甚多均未得其眞惟蘇氏軾以貳適爲再往言我有事于四方不再舉而定惟于爾殷則觀兵而歸已而再往被傳語似順然旣于王家我適句增文曲說且觀兵之事經無明文先儒曾辨其誣不應舉是立說竊謂事征伐之事也禮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鄭注事謂征伐又樂記恐不逮事也注事戎事也右征伐之事多單言事貳再也適往也不貳適卽壹戎衣之

謂我適之適歸也左氏昭十五年傳民知所適注適歸也言天命劉殷
告勅之後惟我征伐不煩再往爾王家已我歸矣此
不可以知天意乎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
殷大戾肆不正
即今也本爾雅正殺也周禮曰賊殺其親則正之傳謂
殷地邪民不正非也周公之意蓋謂爾王家既我適
則爾多士宜承天意歸順我矣而乃從武庚叛予其
曰惟爾大無法度我之伐殷非好爾動由乃邑叛故
也乃邑叛宜加誅殺之罪予又矜念天今於殷既大

降罪戾故不復正爾等而但謀遷也大降罪戾謂武
庚死也趙氏佑曰動如盤庚震動以遷之動言以爾
之大無法度我於誅紂時本當即爽其社從其人而
我不爲此以震動爾仍使爾得從故居亦然而已蓋
予亦於念天之降戾於殷大矣故不即有以正爾庶
幸爾自知感悔也言此以起下章見今之遷實懲其
從武庚再叛之惡非得已云案此推原伐紂時不遷
立說亦通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
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遷居西者孔氏穎達曰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居西王氏鳴盛曰洛邑在殷朝歌西南由朝歌至洛濟河而西故曰遷居西爾有後傳謂有後命增命曲說竊謂有讀曰或見盤庚其或稽不後遷也本說文呼多士而言予今者遷汝于洛非我一人奉行德意不欲安靜也是乃天命不可違依我之謀遷不敢或遲爾多士毋我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文讀曰有古二字通用詳見大誥言今爾或有言也顧炎武曰又曰今本

或作其卜聽察也圖策泰誓王何不聽乎汁監察也聽用德察用德也書

解作聽聞非肆于敢求爾侑謂求爾于天邑商而遷

之於洛猶遷洛云云嫉曲稱謂肆今也見猶爾求招徠

也禮學記曰求善良鄭注求謂招徠也率肆矜爾傳謂術商故事矜恤

於爾不惟義廷所謂術商故事者何指王氏念孫曰

率用也肆緩也左氏襄公九年傳肆眚圖鄭杜注肆

緩也正義曰緩縱罪人謂放赦之予惟率肆矜爾者

言我惟用肆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肆矜二字連讀下文天惟畀矜

爾畀矜亦連讀不復迪簡在王庭也王告多士言殷先王典

朋爾等皆知之矣爾多士或有言曰殷之革夏也其
于夏士大則進而錄擇之使在王庭小則有服治職
事在百寮者今周何于我等不然不知予一人惟察
用德汝等非予所察用者今予敢招徠爾于天邑商
予乃用以肆赦爾等矜恤爾等不治汝罪已爲恕而
何望迪簡服百寮乎是非予罪乃天命也彰德者天
之命討罪者亦天之命今不汝彰亦不汝討是善恭

天命者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

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四國管蔡商奄也見破斧詩註伐四國而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詠奄即來也命教命也下文云予惟時命有申即申此命也多方云我惟大降爾命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下命令於爾民也傳以降民命爲誠其死罪義牽强矣移爾遐逖傳主遷洛言洛既不可謂之遐逖吳氏澄曰洛非甚遠而曰遐逖者以殷民安土之情則爲遐逖也案此亦曲說凡於我宗曲說趙氏佑曰左傳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當時殷遺大勢積重故分析以間之蓋不止洛邑一處其遷洛者畢命所謂密邇王室而分於魯衛親藩者則此經所謂比事臣我宗多

遜也案趙言近是既於遐逖之義可通又與衛恰是宗邦與上下文亦皆脗合又攷逸周書作雒解曰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二年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囚蔡叔於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殷獻民遷於九畢乃遷於西如漢世遷豪傑實關中之類畢即畢原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咸甯二縣西南此與遷六族於殷七族於衛是一時事據此則移爾遐逖或指遷九畢言亦未可知然以我宗推之則就遷居遷衛說爲是今復即其義而申之遐逖者遠散之謂相率而從曰比春秋傳所謂將其醜類也比事臣我宗者言相率而從職事臣服我宗邦也多遜謂多遜順少遠傲者周公呼多士言我昔者伐武庚來自奄時我曾大下命令于女四國民我乃明行天罰移爾殷之大

族使之遠散相率而從職事于我宗邦會衞其時遷
者皆多遜順而無違傲意謂爾等今日亦當遜順而
無違心如下節所作是也傳欲移爾遐逖之文以爲
遷殷在營洛先不知此乃遷營遷衞非遷洛也且此
誥曰予惟時其遷居西爾其者始遷之詞又曰今朕
作大邑于茲洛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言作洛爲爾
多士則先作洛後遷民可知又曰今爾惟時宅爾邑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夫曰惟時曰後此之興皆由今
日之遷始則此爲初遷又明矣況遷民果在誅武庚
時則今作誥應言遷費文也且旣遷居數年矣而猶

一誥再誥三誥若惟恐其不安于遷也有是理乎以
此知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信不誣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

經中王曰皆史臣所加此雖更端之詞實緊承上文而言也上文所謂降命類不過勸其洗心向化故此復告殷多士言今予不忍爾殺予惟舉前日之命四國者亟申言之而已今我之作大邑于洛也一則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一則以爾多士服事奔走之故

我之所以爲爾多士者意亦至矣臣我多遜宜割屬

下節讀

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傳以臣我多遜緊屬攸服奔走之下義亦可通然玩

孔傳云汝多爲順事乃庶幾有土云云似以爾乃二

句承上多遜爲說反復推之孔義爲是此多遜卽從

上文多遜生出言汝等能中心臣服于我多遜順之

事無違傲之心爾乃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不然

則爾土不可有幹止不可寧也于勤之之中寓惕之

之意下文又又以克敬敎之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來氏宗道曰有幹者身無外患之擾而事得以成也有年者身無刑罰之加而壽得以永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曰又曰說者不同孔氏穎達謂史官錄王之言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蘇氏軾謂非一日之言故以又曰別之錢氏時謂王曰乃史氏所書以明更端又曰二字是當時敬諭之語說均牽強惟陳氏鵬飛以爲

王曰之下當有文其其簡脫去證以多方王曰又曰自明傳用其言足也吳氏草廬取多方王曰嗚呼猷至凡民惟曰不享騐入此節之前删去王曰二字以又又曰承凡民惟曰作民之行吉未究武斷婁氏非損又以多方今我惟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二句移此皆不可從

又曰之下王氏炎以爲仍有脫文段氏玉裁謂唐石經或言之閒多一誦字則經文殘缺與否誠不可知今姑就文釋之或讀曰有見盤庚不其或稽總誥多士言我不言則已時我乃有言皆以爾所居爲念也傳于或下加有字不知或有古通用也

附錄諸家論說

張氏九成曰商民之不服在白起處之坑四十萬可

也在項羽處之抗二十萬可也周公肯爲此乎在晉武帝處之使在邊部卒有元海之難在苻堅處之用爲腹心卒有慕容垂之亂周公肯爲此乎嗚呼旣不可用之又不可以討處之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聞周之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優游涵養以變易其不服之心觀周公處商民一事其巧思深智非後人所可及也

林氏之奇曰當武庚之叛殷人妄意以爲殷可以復興周可以遂滅也宋襄公有伯諸侯之志大司馬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周既衰微其宏欲

遷都以延其祚晉女叔寬曰萇宏違天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夫天之所棄固不可興其所壞固不可支然自非深知天命者不能知之也當武庚之倐起而卽敗則商不可復興也明矣周公慮殷之餘民知淺識短竊不自量而有復興之志儌倖萬一天下有變以逞其忿怒之心故于其遷也諄諄告戒之如此

又曰漢之初以婁敬之言遷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以實關中其後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于諸陵是亦遷殷頑民之遺意然周公之遷殷民蓋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

訓故雖商之餘民染于惡化不能自反而成王康王建皇極于上周公君陳畢公敷大德于下歷百年然後斯民丕變于忠厚漢之遷豪傑徒爲强本弱支之術而已非有化之之道也故關中以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其與周之風俗固萬萬不侔矣不獨此也周公之遷之也則以優游寛大之言雍容而漸漬之使之感而歸善漢則不然惟命之遷則遷未嘗有誥諭之辭秦少游學士曰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若漢者所謂不及言者也

董氏鼎曰多士一書中言興喪則由于天言天命則繫于德言德則本于敬終之以爾土爾邑有恆產者有恆心而非誘之以利也

張氏英曰革命之際難言之矣武庚祿父之叛頑必舉君臣大義以爲言故周公之告多士屢舉成湯爲詞其言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又曰惟爾知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嗚呼吾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其亦深懼於此哉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況後世之僭竊人國鬪干天命者

書傳補商卷之十三

桐城戴鈞衡述

君奭

君奭一篇自序有召公不說之文後儒多據以爲周召相猜之證史記且謂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夫踐阼之誣蒙旣詳論之矣卽謂實有其事孔子編書次君奭于洛誥多士無逸之後則是篇之作必在周公已歸政時安得有當國踐阼之疑且果如是則篇中必有解免之意今玩全文毫無影響是馬遷之說旣與經背亦與序乖不足信也遷周書作洛解

武王崩周公並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
略周公召公內攝父兄外撫諸侯此周召同心相成
王之確證何得
如史記所云
馬氏融鄭氏康成王氏肅究知還說
之非遂謂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臣職故召公不
說以爲周公苟貪寵孔傳蓋亦略有此義夫周召何
人其心跡豈不能相知當是時天下又何時周公豈
可去者而謂召公不說其復列臣職以爲貪寵有是
理乎孔氏穎達又謂召公非不知周公之當留第以
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導周公之言以解
世人之惑此又以後世委曲之衷上測古大臣賢者
尤衆所不敢信也所以然者皆由誤會序中不悅之

一言耳錢氏時曰序文本自明白人未深察觀書中反覆勸勉無非挽留召公以二人共相之意蓋當時召公惟欲周公獨任輔相之責而已告老歸休其不悅非有他也急于求退而不樂于復爲相故也（吾友邵懿辰曰以孔子不悅于魯衛證之極明）周召師保有年矣推原其不悅之由故序述及此非今日始爲師保也程子曰師保之任古人難之召公不悅者不敢安于保也姚氏鼐曰古者七十人臣致仕逮其年而弗去殆無辨于貪寵位而嗜利祿者當是時召公之年固及可以去之年也然老而致仕者士大夫之常節也社稷之臣身繫

天下之重不可引嘗節以自臨也召公豈不達斯義

哉意謂國有周公治天下安國家輔成王周公當之

而吾以當去之年復尸此位殆有愧于義者是以快

然不悅于居職也是三說者可謂詳覈書序者矣鄉

木稷子朱子林氏之前呂氏祖謙諸家之說斷爲召

公欲避權位退老厥邑而周公留之之辭揣而不庸

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惜其于小序之文未

詳辨正他若王氏安石謂成王非有過人之聰明出

于文武之後人習至治之時爲難繼故召公于其親

政之始有不悅蘇氏轍謂召公不悅其歸政是皆知

史記馬鄭王氏之說未安又求小序之義不得强為之辭而卒無當于經義者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錢氏時曰召公所以急于求去者正謂天命在周事已大定有周公在我不必留故周公首言天命之不可必以告之呂氏祖謙曰多士告殷民曰弗弔則憫勞之詞今周家大臣自相與語亦首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為心不幸而遇喪亂又不幸而任此責豈其

所樂哉人之于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強謂厥基永孚于休恃而不自修者也意天之必福己也謂其終出于不祥懼而不自強者也意天之必禍己也周公謂吾之于天豈敢計禍福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君已曰時我公述君奭責重于己之言也下文誕無我責收可蕩我亦云者見非奭之責重我亦如是也

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作一句越及也念天威及我民與篇末罔天越民相應下文克恭上下即承天與民言之罔尤違句惟人在句漢書王莽傳引我嗣事子孫云云不聯引惟人在則漢人于在字讀句絕可知毛氏奇齡江氏聲孫氏星衍皆讀惟人在句言天民之無尤怨違背惟侍有老成人在也傳以罔尤違屬越我民爲何三字似贅文以惟人二字另句則不得不增文衍說矣我周也指受命者後嗣子孫指成王也卿大夫采邑曰家周禮夏官序官家司馬注家卿大夫采地大戴記文王官人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注家采邑在家者退處私邑之謂周公歎息言君當曰國家之事是我之任微君言我亦不敢安于上天

之命弗永遠念天威及我民也夫天民所以無尤怨違背惟恃老成人在若我受命者之後嗣子孫大不能敬于上天下民絕失前人光美而老成人退處在家可謂不知乎言召公不可退退亦不能恝然于心也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經常也釋詁文歷久也孫氏星衍曰爾雅艾歷也歷亦爲艾詩傳艾久也恭明猶堯典所云欽明也言此以起下文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我道傳訓在我之道自可通其實道本作迪釋文云
馬本作我迪迪語助也庸易也庸釋者輕易舍棄之
意多方庸釋有夏庸釋有殷同承上言大命之墜必
由于弗克嗣前人德則今予小子所以相君者亦惟
以前人之光美施之惟于武王之德延之則天亦不
輕舍于文王所受之命矣又曰者周公言我又嘗思
念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
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此周公歷舉商家賴有賢臣以喻周之不可無召公也格皇天格上帝乂王家不過當時立言參差如是非必定有聖賢淺深之別傳引呂說似拘率惟語詞兹此也指六臣禮陟配天傳謂殷先王終以德配天于禮陟二字之義未明此外有以陟為登遐禮陟為得正而斃謂有殷之君以禮終而配天者林氏之說也有謂天子祀以祖配天殷自湯以諸侯升而用天子之禮者呂氏祖謙也有謂卽言上文五王配祀于

天而其臣配食于廟者蘇氏軾也以今推之蘇承上文爲近禮說曰祀詩楚茨箋以祭禮畢釋文禮本作祀漢書郊祀志登禮潛之天柱山朙登祀也史記趙世家田不禮呂氏春秋作禮禮亦祀也言惟此六臣皆有陳列之功輔安有殷故殷之享祀升五王以配天而多歷年所也五王以功德廟祀配天而子孫被其遺澤享國且及六百年之久賢臣輔佐之力何如哉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推言商六臣之功也純佑李氏光地曰猶夏佐也命天命之也天惟純佑命猶云天惟命純佑倒文也傳言天佑命有商純一不雜非也則商實百姓王人作一句讀傳讀則商實句訓國有人爲實强詞衍說實有也詩小星寔命不同釋文引韓詩作實云有也百姓王人江氏聲曰百姓異姓之臣王人王之族人同姓之臣也屏讀曰井周禮春官序官疏引國語屏攝之位服注屏猶井也山海經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蓬注屏即井封也惟詞也見康誥茲此也指上六臣言稱舉也左氏宣十六年傳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注稱舉也乂古通艾相也釋詁文言天惟命此艮佐故商所有異姓同姓之臣莫不秉持其德明恤

政事下而小臣井遠而侯甸亦皆奔走臣服所以然者惟此六臣惟德是舉用相其君故天子有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如卜筮無不是信也六臣之有功于商者又如此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女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格二字不可解孔氏謂天壽平至之君以平格屬君言與下文保乂不合傳取呂氏訓坦然無私之謂平通徹三極之謂格義雖精而傳會林氏之奇曰平格指上六臣也言其平治天下以格于天上惟言伊

尹伊陟臣扈格天此言平格蓋舉此三人後三人亦在其中矣有殷嗣天滅威傳謂殷紂嗣天位暴虐滅亡之威增文衍說竊謂嗣新君也左氏昭七年傳今又不禮于衛之嗣注嗣新君也依孔讀有殷嗣句威惡也論衡譴告威虐皆惡也天滅威天滅其惡也永念長思也亂讀曰率詞之用也見梓材明成也爾雅釋詁文告君奭言此六臣者皆以太平格天天特使之壽考伊尹事湯自爲諸侯時以至有天下以及太甲其壽可知書序有臣扈篇作于湯伐夏時至太戊時其人猶存甘盤武丁所稱舊學者也則必爲小乙舊臣二人之壽又可知伊陟咸賢雖不可考要亦老成人也故曰天壽以保乂有殷天之于殷厚矣及其嗣君紂無道天乃遽滅其惡何天命之不固哉

今汝能長思天意則庶幾有固命其用以成我新造之邦矣而可輕言去邪解此節者須歸重二天字乃于本節文義可通于上下節義緒亦合篇內言天與上帝者凡二十見此則卽殷之興亡以驗天之不可恃而告召公宜念此義也于上數節爲結束于下數節爲啟緒諸家舊解未有得其眞者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

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此言武王之得天下由文王能用賢臣以格天也禮緇衣引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案鄭訓割爲蓋者爾雅釋言云蓋割裂也蓋割同訓古通用二字通用阮氏揅經室集最詳禮記作周者古割害一字害與周篆體相似田觀與申勸亦以形誤其作厥亂勸者傳本異也當以割申勸爲正從鄭讀割爲蓋傳云降割于殷讀

割字句由不知割蓋之通用也申勸者夏氏僎曰天初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申勸如詩序言故天復命武王也又曰周公又常思念也乃惟時猶言于是昭明也見彰顯也漢書禮樂志畏敬之意難見注見謂彰顯也又萬石君傳神物并見注亦同冒上進也冒聞連讀詳康誥乃惟時昭文王句迪見句冒聞于上帝句周公告君奭言在昔上帝蓋申勸我武王之德使之集大命于其躬矣而武王所以能集大命由于文王之修和而文王之所以能修和亦惟其時有若虢叔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爲之輔佐我又常念曰若此五臣者不能往來奔走于

文王之朝導迪常教則文王亦無德及于國人矣林氏之奇曰德雖本于文王而其傳施于民則五臣之力也惟有此臣佐秉持其德用知天威乃于是昭明文王用使彰顯冒聞于天于是受有殷之王命哉無五臣往來則茂德降國惟純佑秉德乃昭顯上聞反復推言以見賢臣之不可少也夫以文王之聖尚非五臣無以成其受命況成王不逮文王又以幼沖在位其可無召公哉周公之意蓋如此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曁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此又言武王亦賴賢臣也有祿林氏之竒曰死者稱不祿四人猶及武王之世故曰尙廸有祿倂以爲武王得有天祿義非不通而林于上下語氣爲合四人倂以爲虢叔先死者本孔氏之說王氏鳴盛曰周本紀武王克商散宜生太顚閎夭皆執劍衛武王又命南宮括散財發粟命閎夭封比干墓又逸周書克殷解言武王克商太顚等事與史記略同又墨子尙賢下篇云武王有閎天太顚南宮括散宜生然則四人皆在獨少一虢叔馬說武王亂臣十人有太顚閎天散宜生南宮括亦無虢叔孔叢子記義篇云虢叔閎

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
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凡此皆孔傳之證也咸劉傳
訓皆殺王氏引之曰咸者滅絕之名說文伐絕也讀
若咸聲同而義亦相通咸劉皆滅也猶言遏劉虔劉
也逸周書世俘篇及漢書律厤志引武成篇并云咸
劉商王紂解者訓咸爲皆失其義也丕語詞言武王
時惟此四人尙用有祿此四人者後及武王大奉天
成絕滅商紂惟此四人能昭武王覆冒天下故天下
盡稱其德也天下所以盡稱武王之德者由四人之
故也武王之得天下賴賢臣者又如此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曁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耉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上文歷舉商家六臣及文武之五人四人皆爲晉召公張本至此始暢明其指言愈切而情愈殷也今在與上文兩在昔緊相呼應小子同未在位舊說以小子目成王夫成王爲周召之君安得立言如是且武王崩成王卽已在位今如此解似是周公復政成王始踐位矣漢儒所以有攝王踐阼之言者未必非此一語誤之薛氏季宣吳氏澄姚氏鼐以小子爲周公

自稱精確不磨篇中三言小子皆周公自指不應此獨指言成王第薛云當如未嘗有我周公以天下自任不應作此置身事外之言吳以居東爲說謂當同于昔日我未在位之時亦猶傳會姚云予小子同心今未有在位者增同心成義更迂竊謂未乃末之譌讀同武王末受命之末鄭注末猶老也漢書外戚傳念雖末有皇子注末晚暮也蓋末暮一聲之轉末卽暮也誕無我責收宜讀爲句朱氏彬曰呂氏春秋論人篇不可收也高誘注收守也誕無我責收言無我責守也罔勖不及言不勉我之不逮也耇造德老成

德也謂召公降和同也左氏哀二十六年傳六卿三族降聽政也注降和同也

我字屬不降讀三國志管甯傳注引鄭氏康成此經注曰耆老也造成也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并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案鄭亦讀我上屬爲句但未得降字之義有讀曰又見大誥言在今予小子旦若涉大川予往暨汝奭其共濟渡君勿以年老求退也小子同以羣年在位無我一人責守而不勉我所不逮也汝老成德若不和同于我則不能致太平而來鳳凰之鳴矣況曰其又能感格于天乎傳義多失之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今也傳訓大非告君乃猷裕傳謂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陜隘求去其引呂氏之說至矣盡矣然而推仲文義不免于曲且于下文不貫竊謂告君乃猷裕我句裕猶垂裕後昆之裕我即上文我受命之我謂我周也乃猷裕我與康誥乃由裕民句同以猶使也見康誥裕乃以民甯後人指成王即後王也古多以人為王詩江漢文人文王大誥甯人甯王也林氏之奇曰下言前人為武王則此後人為成王必矣周公歎言商周之興皆賴賢臣君今其監于茲不可去也我先王受命固有無窮休美亦艱難甚矣今告君汝宜謀所以裕我國家者不可使後王迷誤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敷乃心之乃猶其也見盤庚作汝民極作民極也汝民猶云我民爾小民也偶讀曰耦侑也廣雅次又曲禮偶坐不辭釋文偶訓貳也副云鄭作侑助義乘守也漢書高帝紀與關中卒乘邊塞衆注引李奇曰乘守也孔氏讀汝明勖偶王句在亶乘茲大命句今案宜從之言汝明勉侑王在信守此大命也傳讀在亶二字句蓋由不解乘有守訓故割之耳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

趙氏佑曰予不允惟若茲誥金氏屬上爲節當從之允不允對言予所誠信之人惟汝保奭能敬助予耳若非所誠信而徒爲此不憚煩乎宋趙讀勝傳當從之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十二字句以與也見盤庚以民遷否讀否卦之否阸也肆長也詩崧高其風肆好毛傳肆長也我者猶上文我受命之我陳氏櫟曰大臣與國同體天命天威皆以我負荷之不敢以不切已視之也周公呼君言我告汝我所誠信不疑者惟汝保奭今之時其惟汝克敬與予監于殷之喪亡大阸而長念我國家之天威也予苟非誠信于汝乃若此誥語不休

乎反覆抑揚周公之留召公者意愈親切而深遠矣

于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

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

時

于惟曰襄讀付絕惟思也言曰人之言也在時二人

天休滋至言天休滋至在是二人倒文也明我俊民

在讓句孔傳亦讀六字爲句但解讓爲禮讓非後人于丕時句在察也

讓推賢也國語晉語文又堯典允恭克讓鄭注推賢尚善曰讓非辭讓之謂後

人成王也見爾雅爰越于上于爰也于卽爰越丕奉也漢書郊祀志丕天之大律

注丕奉也時是也言我常思曰襄贊國家我二人之責也

汝其有合志哉人之言曰天休滋至在是二人自我覲之惟是二人猶兆敢勝當其惟汝克自敬德明揚我國家之賢人察而推舉之則後王愛奉是而有所法矣俾我二人尚不足以迎天休而謂可去其一耶傳解在讓後人于丕時言他日在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將字曲說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篤棐二字略頓爲句上言舉賢佐治此復歎言篤于輔君者是我二人雖舉賢猶不可以自釋其責也哉

我國家也咸同也詩閟宮克咸厥功鄭箋成終也國語周語成德之終也俾從也爾雅文王氏引之曰俾之言比也古字通大雅克順克比樂記引作俾小雅俾滂沱矣論衡明雩篇引作比言我國家用克至于今日休美矣我更欲與汝同終文王之功于不怠庶以大覆冒乎海隅出日之地而罔不率從也丕冒海隅出日作一句讀姚氏鼐曰作君奭時四方大定獨商奄居東尚有未從化者多方所以作也丕冒海隅出日義在于此非第言周居西土海隅出日相去較遠而已

公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予不惠者言予不順汝欲去之意也傳謂順理猶泛

予惟用閔于天越民與篇首念天威越我民相應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

茲往敬用治

林氏之奇曰凡民之情一時之從化易終身之從化

難善于其始未必保其終也周公留召公欲爲圖終

之計耳

附錄諸家論說

林氏之奇曰無逸君奭皆周公所作方其爲成王言

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君之憂勤及其爲召公言

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臣之輔相盖各有所當也

又曰唐高宗用長孫無忌褚遂良則治用許敬宗李義府則亂明皇用姚宋則治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德宗用崔佑甫則治用盧杞則亂憲宗用杜黃裳裴度則治用皇甫鎛程異則亂此數君者中材之主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故一人之身而治亂前後相反使成王之初雖能致至治以繼文武之業苟不克終則亦何足道哉故周公之留召公也惟欲謹終如始而已

錢氏時曰篇首言念天威我民篇末復言閔天越民周公分明以天命之絕續生民之休戚懸于召公之

去留周公聖人也輔相之事豈不能身任其責而所以倚賴同列者如此然則後世專權獨運排塞賢路以誤天下于亂者可以監矣

呂氏祖謙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盖亦同此心也已而成王留周公周公幡然改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既喻非留于一時終相成王且相康王身任托孤寄命之責而不辭惟不苟于隨所以篤于信也

又曰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一旦政柄有歸浩

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幾未可去也

蕭氏鼎曰一篇之中首言憂國之心非人所知次言天民可畏惟人是賴又次言殷先王與我文武得人之助然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今又惟我二人而已君君未去與我一人所能截哉憂之深是以留之切留之切是以言之詳召公同功一體之人均有忠君愛國之心者也安得不油然而感幡然而留哉

郝氏敬曰竊觀周公之志而知聖人天行之健不息之誠以天地民物爲心未嘗退遐于衰耄之年也吾

當爲之事與夫不可辭之責一息不容稍懈吾夫子思夢見周公孟子謂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讀君奭始信其然矣

姚氏鼐曰周公聖相也成王豈嘗疑之當金縢之變成王雖因風雷之異而悔迎周公然亦必召公平日有以啟導成王解釋周公忠藎之言豫動之之力也周召或外治事或內導君是以成成周之治苟召公去則君德何必不復衰而天下何必不復亂乎易曰勿憂宜日中能持日中者大聖人之道也周公于百數事無足引者獨引召公召公既留于德益廣而天

下益治使不聞周公之言雖功成名遂身退亦賢者

事乎然而道則小矣